

# 陈江：南海古沉船何以实证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下)



“南澳I号”舱内文物。海南省博物馆供图

《潮州志》有记：“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知其来与不来，数之多寡”。可知当时南澳岛上贸易的繁盛。

“华光礁I号”沉船则是一艘南宋沉船，所载瓷器基本为产自南方地区的外销瓷器，包括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和福建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松溪窑等诸窑产品，类别丰富，还有一些铜镜、铁条材等金属遗物。一艘船竟集中这么多地方窑口的瓷器，足以说明外销瓷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南海众多的沉船本身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繁忙的景象，而出水器物各式各样，件件都在诉说着它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

中新社记者：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怎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陆上丝绸之路有什么不同？

陈江：以往人们谈海上丝绸之路总将其视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忽略了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渊源。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有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锡贡”。“织贝”，南海诸岛一种特殊的棉纺织品，早期广泛流行于海南岛与东南亚各国。“锡贡”，即

命而贡，是一种非常固定的朝贡关系。说明这时期中国与南海周边的古代岛国已经经常性地在南海泛海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就在历朝历代国家间的外交往来、文化交流、海上商贸等活动中逐渐形成。这从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西沙甘泉岛发现的唐宋遗址等早期考古发现得到证实。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乃是针对两者之方向与水陆不同而言的，人们将海上对外贸易也称之为丝绸之路，主要是想说明历史上中西的商贸活动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且方式、方向也很多。海上丝绸之路确有丝绸贸易，却非最主要。就沉船发现而言，出水的文物以瓷器、香料等为多。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有《陶瓷之路》，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中国瓷器的输出，自8世纪已开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海上有“广州通海夷道”，起自广州，最终一路航行至巴格达，全长1.4万公里。这是首条有确切记载的贯穿中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其时，连素来行走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波斯商人，也纷纷改换行船而来。今发现的唐宋沉船多分布在这条航路上。

明朝郑和先后七

下西洋，其中六下西洋后，明王朝将历次船队所经的航路汇总成《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此航海图以南京龙江宝船厂为起点，直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在这条航线上的沿线国家与地区，均有明清时期中国外销瓷的发现。

除了“海上陶瓷之路”，一些学者还根据出水香料与历史上的中外香料贸易，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海上香道”。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称谓，从侧面说明其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大不同。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海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处于最前沿？

陈江：这是当下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热点。以往专家学者大都习惯将海南定位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和补给地。根据近几年我们的发掘和研究，海南的作用不仅于此。

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元代海南的瓷器随布匹等大宗外销货物一同远销东南亚。其中记载的水埕、小罐、青瓷器、粗碗、大小埕瓷等器物，都在琼西北古窑址群中找到。历史上海南瓷器的外销，为海南自古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点与终点找到了依据。

此外，近年在海南琼海潭门发现的“两院禁示”碑，碑文有关明代海南贸易管理机构对海上贸易港口的具体管理条文，十分清楚地证明了海南一直有对外贸易的港口。

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其必然为国

之南大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前沿。南海渔家千百年来的拓海，为开辟南海航线又不知作了多少贡献，南海《更路簿》便是明证。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研究丝绸之路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哪些启示？“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工作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陈江：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友好往来的历史渊源了解清楚，对“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有指导借鉴作用：

首先，丝绸之路长期存在的贸易关系，绝非仅仅建立在纯粹的商品需求之上，也建立在长期友好往来与传统文化交流等基础之上。

其次，人与人、国与国间，欲良好交往，需充分了解与尊重各自民族习惯与相互需

求。丝绸之路之所以长盛不衰，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再者，知过往，可善交。对彼此间外交往来的了解，可让我们在未来的交往中知晓该回避与注重之处，以做得更好。

中国一直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工作对外合作，如开展同肯尼亚、沙特等国家的联合水下考古合作，帮助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培养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等。同时，中国加强了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同在国内出水的器物进行综合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水下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加强对其研究与保护的合作，以维系这一历史文化纽带。(完)

中新网



考古队员整理“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海南省博物馆供图



水下考古队员发掘“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海南省博物馆供图